

辽海丹忠录

(明) 陆人龙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海丹忠录/ (明) 陆人龙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 辽 陆 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722 号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又名《丹忠录》，存8卷40回。题“平原孤愤生戏草，铁崖热肠人偶评”。作者为陆云龙之弟陆人龙。明崇祯间翠娱阁刊本，尾署“时崇祯之重午翠娱阁主人题”，翠娱阁主人即钱塘陆云龙。正文卷端题“新镌出象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

【内容梗概】

书叙毛文龙，乃钱塘人氏，科举不利，遂弃文从武，苦练骑射，志守边防。值辽东奴尔哈赤起兵，文龙至辽东，屡立战功。经略熊廷弼荐之，授为都司。新升巡抚命毛招安乱匪，文龙遂率二百义士出海，招九岛二千余众。后因孤军深入，奴军重围，至皮岛驻扎。朝廷闻之，表其忠义，升为总兵。文龙训练士卒，垦荒自给，又通商取税，补给军用，意欲收复全辽。文龙相机杀敌，连传捷报，军心大振，兵势渐强。哈赤欲取泥泞远，文龙与袁崇焕遥相呼应，大张声势，哈赤恐退路遭断，遂退兵。哈赤患病身亡，长子、四子串通

朝鲜，突袭文龙。文龙定计，移镇长山岛，兵至沿海，奴兵大恐，乃退。文龙忠而见疑，虽上本自辩，益招妒忌。袁崇焕至岛，与文龙共商谋略，二人言谈甚为投机。未料袁乘文龙不备，取上方剑斩之。文龙即死，奴酋来攻，遵化陷落。崇焕错失战机，革职遭禁。辽东形势险峻，朝廷无奈，重用东江文龙旧师。旧部闻之，无不欣然，文龙未竟之局终有后人。

目 录

后七国志

第 一 回	贪大位结党巧欺君 慕虚名信谗甘让位	(5)
第 二 回	演武场横槊示威 无终山潜身逃难	(15)
第 三 回	命将兴师为贪邻利 见君诉苦盖悔前愆	(24)
第 四 回	燕子之无道受齐刑 齐匡章有心乱燕国	(33)
第 五 回	郭太傅请买死马骨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	(42)
第 六 回	乐毅诚心合明主 燕王明眼识贤臣	(53)
第 七 回	齐湣王杀二忠臣以肆恶 乐元帅会五诸侯而出师	(63)
第 八 回	燕昭王大阅节制兵 韩将军丧命匹夫勇	(73)

第 九 回	败一阵又一阵急似烧眉 下一城又一城势如破竹	(84)
第 十 回	齐劫燕燕乘便转劫齐营 楚谋齐齐临危翻求楚救	(94)
第 十 一 回	成功将已小受诸侯封 亡国君尚大争天子礼	(103)
第 十 二 回	王孙贾左袒诛凶 田法章潜身复国	(113)
第 十 三 回	乐元帅识天心容小邑 燕昭王念功绩斩谗人	(123)
第 十 四 回	燕不幸丹药亡君 齐有谋流言易将	(133)
第 十 五 回	代大将骑劫辱燕师 拜神师田单振齐气	(144)
第 十 六 回	骑劫不知兵难免丧身覆国 田单出奇计自能破敌兴齐	(154)
第 十 七 回	田将军法驾迎君 燕守将聊城死节	(164)
第 十 八 回	燕惠王尽失齐城方悔祸 望诸君不忘燕旧永留名	(174)

辽海丹忠录

第 一 回	斩叛夷奴酋滥爵 急备御群贤伐谋	(187)
第 二 回	哈赤计袭抚顺 承胤师覆清河	(192)

第 三 回	拒招降张旆死事 议剿贼杨镐出师	(198)
第 四 回	牙旗折报杜松亡 五星斗兆刘挺死	(205)
第 五 回	作士气芝冈斩将 死王事台失自焚	(212)
第 六 回	振南出奇毒虏 芝冈力固全辽	(218)
第 七 回	易经臣祸产亡辽 收降夷谋疏覆沈	(225)
第 八 回	侍御骂贼殉节 两贤杀身成仁	(231)
第 九 回	款西夷牵东虏 抚南卫固西河	(237)
第 十 回	遍巡岛屿扶穷民 夜战镇江擒叛将	(244)
第 十 一 回	避敌锋寄迹朝鲜 得地胜雄据皮岛	(251)
第 十 二 回	刘渠力战镇武 一贵死守西川	(258)
第 十 三 回	广宁城叛将降奴 松山堡监军死义	(264)
第 十 四 回	群贤忧国荐才 奇士东征建节	(270)
第 十 五 回	陈方略形成聚术 分屯驻势合联珠	(277)
第 十 六 回	大屯田战守兼行 通商贾军资兼足	(284)

第 十 七 回	毛帅规取建州路 陈忠首捷樱桃涡	(290)
第 十 八 回	大孝克伸母节 孤忠上格天心	(296)
第 十 九 回	张盘恢复金州 杜贵大战满浦	(302)
第 二 十 回	亮马佃官兵破贼 牛毛寨虏众再衄	(308)
第二十一回	铁山八路兴师 乌鸡连战破敌	(314)
第二十二回	属国变生肘腋 帅臣势定辅车	(320)
第二十三回	王千总腊夜擒胡 张都司奇兵拒敌	(327)
第二十四回	皇恩两敕褒忠 偏师三战奏捷	(333)
第二十五回	天神顿息邪谋 急雨尽消贼计	(340)
第二十六回	建重关朱张死节 遏归虏茂春立功	(347)
第二十七回	圣眷隆貂 远使 朝鲜封唇齿势成	(353)
第二十八回	宁远城火攻走贼 威宁海力战牵奴	(359)
第二十九回	官军奇扶毙奴 裨将潜师获虏	(365)
第 三 十 回	亟拯恤寒儒生色 请附试文脉重延	(371)

第三十一回	有俊自刎铁山关	(377)
	承祿扼虜义州路	
第三十二回	除民害立斩叛将	(383)
	抒丹心缚送孤山	
第三十三回	请镇臣中外合力	(389)
	分屯驻父子同功	
第三十四回	满总理宁远奇勋	(395)
	赵元戎锦州大捷	
第三十五回	疏归不居宠利	(401)
	奏辩大息雌黄	
第三十六回	奇间欲疏骨肉	(406)
	招降竟溃腹心	
第三十七回	改运道计锁东江	(413)
	轸军民急控登镇	
第三十八回	双岛屠忠有恨	(418)
	东江牵制无人	
第三十九回	后患除丑虜入寇	(424)
	大安失群贤靖节	
第四十回	督师顿丧前功	(431)
	岛兵克张先烈	

第一回

斩叛夷奴酋滥爵 急备御群贤伐谋

千古君臣义，颠危不可弃。
热血须叫洒一腔，尸沉马革夫谁避。
薪何嫌，预谋徙，敝誓令，立为起。
此身许国家何知，一笑九泉无所悸。
忠不祈，君王鉴，事何烦，史臣记。
男儿自了男儿志，无愧此心而已矣。

从来五伦，第一是君臣。这君臣不消说到为官受禄上，凡是在王之土，食土之毛的，也便戴他为君，我就是他的臣了。况是高爵重禄，乐人之乐者，岂可不忧人之忧；食人之禄者，岂可不忠人之事。但世乱才识忠臣，那忠臣又有几等不易识；有一等是他一心为国，识力又高，众人见是承平，他却独知有隐祸，任人笑他为痴为狂，他却开人不敢开之口，发人不能发之机，这乃先事之忠。有一等独力持危，胆智又大，众人都生推托，他却独自为挽回，任人笑他为愚为

憨，他却做人不敢做之事，救人不能救之危，这乃是后事之忠。这还是忠之有益的。一等当时势之难为，与其苟且偷生，把一个降留臭名在千年，付一个逃留残喘于旦夕，不如轰轰烈烈，与官守为存亡，或是刎头系颈，身死疆场；或是冒矢冲锋，骨碎战阵。这虽此身无济于国家，却也此心可质之天日。还有一等，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荃，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这干忠臣，历代都有，就是我朝，也不乏人。更经神庙三朝，鼓舞作兴，更觉忠臣辈出，也只是逆酋奴儿哈赤倡乱之时。

这奴酋原是残金子孙，世居辽东塞外建州地方，背枕长白山，西临鸭绿江，人生来都狡猾强悍，国初归降，曾封他酋长做都督，其余部下，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他远祖姓佟，也世袭指挥职衔。后来成化间都督董山作乱，万历间都督王杲作乱，都发兵剿杀。剿王杲时，他祖爷名唤叫场父塔失，也都效顺，为官兵向守，死于兵火。此时哈赤同兄弟速儿哈赤都年纪小，不能管领部下，辽东总兵李成梁怜他祖父死于王事，都收他在家，充作家丁，抚绥他也有恩。这奴酋却也乖觉，就习得中国的语言，知得中国的虚实，博览书史，精于韬铃，武略过人，弓马纯熟，后来也得李总兵力，袭了个建州指挥。有了官衔，便可驾驭得人，他便将旧时部下温语招抚，不服的便发兵征讨，海西一带，渐已畏服他。

到万历十七年，木札河夷人克五十，他来柴河堡地方掳掠牛马，杀坏军民，守堡指挥刘斧督兵追捕，不防他躲在沟中，跳将出来，一箭把一个刘指挥射死，惊散追兵。后来合

夷汉兵去讨他，克五十英勇，官兵不敢进，亏得奴酋父子兵来，见了笑道：“这几个毛鞑，尚不敢敌他，待我来！”止住众兵，跃马出战，不一刻斩了克五十，并他部下献功。

斩叛着微劳，饥鹰暂就绦。

西风若相借，肯惮九天高。

总镇奏了他的功绩，朝议加他做都督。

此时辽东边上鞑子，止得王台子孙南关猛骨孛罗、北关金台吉是都督，他如今与两关一般，官职已是大了，又许他钐束毛怜建州各卫，他得倚势欺压各部。且又因斩克五十时，窥见官兵脆弱，更有轻中国心，据山做个老寨，这山四面陡绝，人不可攻。老寨皆是峻岭高山，左首立一董古寨，右首立个新河寨，面前排列着阎王、牛毛、甘孤里、古坟、板桥、柳木等六寨，将本地出貂鼠皮、人参，交易中国外夷金银粮米，好生富饶，所以兵精粮足。近着他的部夷，如张海、兀喇，都已遭他吞并；便远些的，他寨中出有蜂蜜，他收来和面，做成干粮，先期与这八个儿子屏退从人计议，各领一支人马，或做先锋，或做后队，或做正兵，或做奇兵，恰似风飞雷发，人不及知，早已为他杀害。只是他虽残杀部属，还未渡大江。

到万历二十九年，他乘南北两关相争，他竟助北关掳了南关都督猛骨孛罗，已直临开原边地了。后来又杀了孛罗，只存得两个儿子，朝廷宣谕，责他擅杀，他不得已，还他次子革库管理南关，把他长子吾儿忽答招做女婿，留在自己寨里。盖因他地方山险，不能屯种，南关地方膏腴，有以

耕植，故此要做抚养吾儿忽答为名，占他地土。延至三十八年，他竟着儿子莽骨大修筑南关寨栅，擅入靖安堡，结连西虏宰赛暖兔，窥伺开原、辽阳。恰值熊廷弼巡按辽东，知他奸狡强横，异日必为边患，上本要抚北关，作我开原屏蔽，收抚宰赛暖兔，离他羽翼。

四十年，他兄弟速儿哈赤是个忠顺人，屡次劝他不要背叛中国，自取夷灭。哈赤恼了，一日请他寨中吃酒，叫心腹鞑子哈都将他脑后一锤打死。那边奴酋儿子洪太、贵永哥，将他寨围住，金帛子女，一齐抄掳，把他部下鞑子都收入部下。长子洪巴兔儿也屡屡劝他尽忠，不要侵犯中国，奴酋也把来囚在寨中。

四十一年，他又去谋害女婿鱼皮鞑长酋长卜台吉，台吉道势孤，抗他不得，领了部下逃到北关都督金台吉部下。不知这奴酋正有意要图北关，就借此为名，起兵与北关仇杀。一日着儿子分路领兵掳掠北关地面，将他寨栅焚毁了一十九座。总督是薛尚书之子，道：“前日不救南关，使猛骨李罗遭建酋杀害，已为失策。今日若不救北关，使被他吞并，一来失开原屏蔽，二来失北关平日向化之心，三来长奴酋跋扈之气。”建议增兵四千，在开原各堡屯扎，以援北关，制奴酋。又翟御史凤羽巡按辽东，他熟观事势，道：“目前之局，要急救北关，以完开原。”上本请添兵驻扎清河、抚顺，与奴酋巢穴相近，以牵他肘腋，使他不敢妄动。开原参议薛国用又道：“两关地极沃饶，建州多山，不大可耕种。不若令奴酋退还原占南关所辖三岔、抚安、柴河、靖安、白家冲、松子六堡，则奴酋虽然强大，不得不向清河、抚顺求余。这便我有以制奴死命，奴酋缘何敢妄想开原。”这时抚臣还怕

失哈赤心，不欲，是薛参议抗议，说抚安是铁岭要害，断不可失。就因翟御史巡按清河，立了界碑。又抚按会议，把抚顺守备改做游击，与清河游击各统兵一千，若奴酋出兵攻打北关，便会同辽阳，出兵直捣他巢穴。这虽不锱铢为北关，却是保全北关良法。中朝布置已定，果然这奴酋要窥伺开原，却当不得北关屏蔽在边，要跳过他入犯，怕是首尾夹攻；欲待先除北关，又怕北关一时未下，清抚兵已入他穴中，这便首尾失据，只得诈为恭顺。有他部下夷人朵尔入边抢掠，他都斩首来献，要怠缓我中国防他的心。他的心肠何尝一日忘了中国，忘了北关，只是要相时而动。正是：

网张鸷鸟姑垂翅，檻密豺狼且敛威。

以夷攻夷，古亦尝用之。顾唐用回纥攻安史，究亦受回纥之祸；辽以阿骨打攻阿速，究起阿骨打之戎心。且为我用，固有石碯司之效忠，不为我，又有水藹之隐祸。而广宁之倚西虏，竟亦为充饥之画饼，则亦非长策也。谋国恃于人，而毋恃人。

徙薪之谋，盖亦多人，而究有烂额之惨，则不能无恨于守土者也。

第二回

哈赤计袭抚顺 承胤师覆清河

上策伐谋，中设险，垂关百二。凭高望，烽连堠接，岂云难恃？怪在帷中疏远略，军器帅债先披靡。等闲间，送却旧江山，无坚垒。嗟红粉，随胡骑，金缯，归胡地。剩征夫残血，沙场犹渍。泪落源闺飞怨雨，魂迷远道空成祟。想当年方召亦何如，无人似。

《满江红》

想国家为边隅计，极其周详，即如辽东，河东以鸭绿江为险，清河、抚顺为要害，设城宿兵，联以各堡，烽火相接。又于辽阳之北，建立开原、铁岭、沈阳三镇，辽阳之东，建立宽奠一镇，滨海有金复海盖四卫，辅车相依，臂指相应，岂曰无险？又每堡有兵，领以守备，其余要害处，宿以重兵，领以参游，监以守道巡道，总镇处控制以巡抚总兵，难道无人？只是承平日久，各堡额兵，半为将领隐占，便有几个，也不晓得什么是战，什么是守，身边器械，无非

是些钝戟锈刀，见几个贼人来，掩一掩堡门，放一把火，竖一杆号旗，便了故事。这原是不堪战的，却亦不堪守。堪战的不过是游兵标兵，却内中也有隐占，原无足数，时常操练，也只应名。就是几个零星鞑贼入境，也毕竟让他去了，后边放几个炮，赶一赶了事，也不曾经战阵，也是没帐黄子。所恃是有几个留心边务的文武，不顾情面，清隐占，使兵无虚冒，汰老弱，使兵多精悍。又时时比验他武艺，看验他器械，鼓他的意气，又不去科敛，极其抚绥，结之以恩，然后有罪必刑，加之以威。如此地利，得人和可守。无奈武官常受制文官，只顾得剥军奉承抚按司道，这些抚按养尊，不肯做操切的事，边道一年作一考，只顾得望升，得日过日，哪个实心任事。此所以一有变故，便到不可收拾。

当日辽东这几个留心地方的抚按去了，见任的巡抚是李维翰，总兵是张承胤，见歇了年余，不见动静，也便不在心上。这时是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例该抚赏，不料哈赤设下计策，十五日先着些部下夷人来领赏，自己带了些人马，悄悄随在后边。这日守抚顺游击姓李，名永芳，他循着旧例，带了些从人出城抚赏。方才坐得定，只听得一声喊起，赶上几个鞑子，早把李游击按翻捆了。

纷纷金缯委膻裘，自拟和戎有胜筹。

蜂虿一朝兴暗里，也应未免槛车愁。

他身边几个内丁，急待救时，又转过几个鞑子，拔刀乱砍，尽皆惊散。

城中听得，也便鼎沸，却没了个主将，没人做主，慌慌

的也没个创议闭门守备。只见城门外尘头蔽天，早已一彪人马杀至，直奔游击公署，四门分人把守，不许百姓出入。却是哈赤，就在城中坐堂。各鞑子推过李永芳，李永芳此时已慌做一团，喜得哈赤身边站着一个官，姓佟，名养性，原是哈赤宗族，向来在辽阳总镇标下做一个把总，与哈赤打探消息的，后来张都院知道，要处他，他便逃入酋奴寨里，做个军师，向前道：“李将军，如今时节，轻武重文，做武官的，担了一个剥军的罪名，擢来只够得总镇守巡节礼生辰，还有讨荐谢荐，哪里得养请妻子，若少不足，便生情凌辱，好不受他气。况且你失了地方，料回南朝不得，不若背了，同享富贵。”哈赤又道：“你若肯投降，俺毕竟重用。”李永芳在下想一想道：“日来军政废弛，便是失机，也不就杀。只是宦囊已被奴酋劫去，没得夤缘，毕竟不得出监门。不若投降，且得一时快活。”便高声道：“若蒙不杀，情愿投降。”哈赤大喜，便吩咐道：“李将军家小，不许杀害，他衙中行囊，不许劫掠！”只是李永芳妻赵氏闻得永芳被捉，鞑兵入城，早已自尽。哈赤知道，道：“不要恼，我赔你一个夫人罢。”就把一个女儿配与李永芳，便差他同佟养性在城中，将妇女不论有无姿色，并丁壮、百姓的金帛牛羊马匹，库藏中钱粮军火器械，一齐收拾上车，陆续差人押解到老寨交卸。

这厢墩台上烽烟齐举，塘报的飞报入辽阳城来。张总兵听了，惊得魂不附体，忙来见李巡抚。传鼓进去半晌，李巡抚开门出来相见，已是面无人色，半日做得一声道：“塘报是失了城池，拿了将官，料是遮掩不得一个失机罪名。唯有急发兵追赶，或是杀得他些首级，夺得些掳去的男女牛羊马